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十二回 一戒認親 釘耙歸主

詩曰： 一心歸後萬緣隨，氣合豈容形暫離，
西虎既於金有約，東龍漫道木無期。
苦尋蹤跡常常誤，只論因緣每每奇，
莫怪老僧饒謊舌，荒唐妙理勝圓夷。

話說五行餘氣山的山神、土地，因小行者與豬一戒要尋見淨壇使者，只得指引說道：「此去西北，只有□里就是哈必國，今夜哈必國王在無量寺大修佛事，淨壇使者定在那裡。小聖與小天蓬要見，只消那裡去尋。」小行者聽了大喜道：「既在那裡，你二神回避吧。」山神、土地退去。小行者遂同豬一戒向西北而來。不多時，望見一座城池，知是哈必國，因按落雲頭，找到無量寺，果然有許多和尚在那裡誦經拜懺，做功德，香燈供養，□分齊整，只是法筵上諸佛菩薩卻無一個。因悄悄對豬一戒商量道：「你父親此時不來，想又赴他壇矣。」豬一戒道：「此間齋供如此豐盛，豈有不來之理！想是還早，我們且到寺前略等一等再看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遂踏雲在半空中四邊觀望。

不片時，只見西北上一駕亂雲滾滾而來。小行者定睛一看，因對豬一戒道：「這來的象是了。」豬一戒道：「你怎見得？或是別位佛菩薩臨壇也未可知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若是佛菩薩的雲頭，定有些祥光瑞氣；這來的雲頭，雖也靄靄有暉，終覺莽莽無慈和之象。」說不了，那駕雲漸漸逼近，小行者因迎上前觀看，只見那雲中來的神聖□分奇異：

功成行滿，法力無邊，雖已顯現佛容；木本水源，胚胎有種，尚未脫離本相。一張長嘴，高證蓮蓬之果；兩輪大耳，廣揚蒲扇之風。溯其功行，宛然見渡水登山；挹其威風，千古仰降妖伏怪！

小行者看見形容有些斯象，因攔住雲頭高聲問道：「來者莫非淨壇豬師叔麼？」那雲中果是淨壇使者，因問道：「你是何處符官？有甚法筵請我赴壇？又非親故，怎稱我為師叔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也不是符官，也無法筵請師叔去赴，只因家祖鬥戰勝佛與師叔同在我佛會下，故特來拜見。」淨壇使者道：「原來就是孫師侄。前日你老祖曾對我說，昔年求來的真經被愚僧講解差了，誣人誤世；今訪聖僧往西天求解，要我老弟兄三人各尋個替代，以完前邊功行。他喜得了賢侄代往，可放心矣。我雖有個遺腹之子，只因我證果西方，與他人天隔絕，不知流落何處，難於尋訪，正恐誤了佛緣，日日焦心。賢師侄今日來見我，想為求解要人同行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叔不必焦心，師叔的賢郎已尋在此了。」因叫豬一戒道：「快過來見你父親！」豬一戒忙上前扯著淨壇使者的衣襟，拜伏雲中道：「佛祖大人！不肖遺腹子豬守拙，今日方識親顏。」豬八戒見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你既是我的兒子，你須知祖居何處？母親何人？」豬一戒道：「兒怎不知！祖居是雲棧洞，母親是高翠蘭。」豬八戒聽說是真，滿心大喜道：「我兒！這等是真的了。你一向在何處？怎生得與你師兄在一處？」豬一戒遂將從前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豬八戒聽完，愈加歡喜道：「好好！你既歸正教，有了師父，又得師兄提挈，你須努力保師西行，求取真解，完我未了之案。」豬一戒道：「我如今不去了。」豬八戒道：「你既許了師父去，為何又不去了？」豬一戒道：「我前日只因沒處尋父親，一時肚飢吃人，被旃檀功德佛看見，再三勸戒，叫我皈依正教，跟隨師父上西天，包管我有飯吃，故不得已而從之。今既得見父親，父親又天下淨壇日日受享，兒子何不跟父親各處去吃些現成茶飯，快活快活！又遠迢迢去求解做什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這就差了！俗語說得好：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。我往西天受了许多辛苦，今日方纔受享；你一日功行也無，如何便想坐食？況且各壇供獻皆是馨香之氣，惟成佛後方知受享此味；你如今尚是凡胎，那些空香虛氣，如何得能解饑？要貪飽食，還須人間谷食。休生退悔，求解功成，管你受用不盡。」豬一戒聽見說受用空香虛氣，便不言語。小行者因說道：「師弟此來，原非為嘴。只因西方路上多妖，手無寸鐵，難以西行。聞師叔九齒釘耙久在西方路上馳名，今已證果，要他無用，何不傳於師弟去保護師父，一以顯師叔世代威風，一以全師叔未完功行，豈不美哉！」豬八戒聽了追悔道：「釘耙是有一柄，只恨你來遲，如今不在身邊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利器乃修身之本，為甚不在身邊？」豬八戒道：「只為朝夕淨壇，用他不著，已被自利和尚借去種佛田了。」豬一戒道：「借與他不過暫用，何不討來？」豬八戒道：「要討也不難，只是我沒閑工夫去尋他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他在何處？種甚佛田？只要師叔說得對帳，等我同令郎去尋他討，不怕他不還。」豬八戒道：「這佛田雖說廣大，其實只有方寸之地，若是會種的，只消一瓜一豆培植，善根長成善果，終身受用不盡，連我這釘耙也用不著。不料，這自利和尚志大心貪，不肯在這方寸地上做工夫，卻思量天下去開墾，全仗利齒動人，故借我釘耙去行事。莫說地方廣大難尋，就是尋見他，他也不肯還你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叔說哪裡話！物各有主，難道怕他賴了不成？天下雖大，畢竟有個住處。」豬八戒道：「賢師侄既有本事去討，我就指點你去。他一向住在西方清淨土，近聞他又在正南萬緣山下造了一座眾濟寺，□分興頭。那和尚喜入怕出，你去討耙時，須看風色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個不消吩咐。」豬八戒說完，就要別去，豬一戒扯住不放道：「生不見親，才能識面，怎麼就要去了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你既歸正道，相見有時，我已成佛，豈肯以凡情留戀！」豬一戒道：「縱不留戀，有何法語也須吩咐幾句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雖以功行證果，卻不知佛法，也沒甚吩咐。只要你努力向前，不要呆頭呆腦象我懶惰就是了。」說罷，駕雲赴壇去矣。小行者與豬一戒商量道：「要尋自利和尚，今夜遲了，去不及，且回去見過師父，明日求他再住一日去尋方妥。」豬一戒道：「師兄說得是。」隨各駕雲竟回佛化寺來。此時，唐半偈尚打坐未睡，二人同到面前叫道：「師父，我二人回來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二人如何這時候纔回來？曾見淨壇使者討的釘耙怎樣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父親雖然尋見，釘耙卻討不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為何討不來？莫非他父親捨不得釘耙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為因無用，借與別個自利和尚去種佛田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就是借去，也還討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正為要去討，恐怕師父記掛，只得回來稟知，求師父再住一日，明日好去討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若是討得來，便再住一日也無妨。」說罷，大家睡了。

到次日，天纔微明，小行者就與師父說知，竟同豬一戒駕雲往正南上一路找尋而來。不多時，果見一座高山攔路，心中暗付道：「這想是萬緣山了。」因細細觀看。這座山雖然高大，卻上不貼天，下不著地，只活潑潑虛懸在半空之中。周圍足有數千餘里，一望人煙湊集。看山中回抱著一座大寺。二人走到寺門前一看，只見那額上題著「萬緣山眾濟寺」六個大字。二人歡喜道：「湊巧，一尋就著。」遂同走進寺來，撞見個香火道人問道：「你二人何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二人特來要見自利老師父。」香火道：「來見老師父，莫非有甚布施送來？老師父出門去了，有布施就交與我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布施雖然有些，要親自送與師父，還有話說；且問你，老師父出門為何這等早？」香火道：「五更天就出門催布施了。你二人就要見老師父，可山前山後各處頑要頑要，他也就回來吃早飯。」小行者與豬一戒聽了，遂各處閑看。

先走到大殿上，中間雖供著三尊大佛，爐中也不見香，臺上也不見燭。再走到禪堂裡，兩邊雖鋪著許多禪床，卻並無一人安擔。復走至兩廊及後院，只見處處皆有倉廩，倉廩中的米麥盡皆堆滿。豬一戒看見，因說道：「這寺裡怎麼這等富盛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想是佛田豐熟，故收成茂盛。」豬一戒道：「若是佛田豐熟，釘耙有功矣！佛田不知在何處？我們去看看。」因問道人，道人指點道：「就在此山正當中。」二人團團走去，只見那一塊佛田隱隱在內，雖不甚大，卻坦坦平平，無一痕偏曲。小行者道：「這佛田果然膏腴，怎不見有一人在上面耕種？」二人復走近前觀看，豬一戒道：「不但無人耕種，連稻禾也不見有一條，稻種也不見有一粒，竟都荒廢了，卻是為何？」小行者也驚疑道：「若象這等荒蕪，這些米麥卻是哪裡來的？」因復走回大殿要問人，忽見自利和尚引著許多人載了無數糧米回來，或是人挑，或是車載，或是驢馱，擁擠一階。自利和尚叫管事僧或上倉或入廩，都一一收拾停當，打發了眾人。小行者與豬一戒方纔上前施禮道：「老師父，問訊了。」自利和尚只認做送布施的，忙答禮笑說道：「二位何來？不知是要開緣簿，還是勾銷布施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我們也不要開緣簿，也無甚布施勾銷，卻是來討故物的。」自利和尚

聽見說討故物，便登時變了面孔道：「我這萬緣山眾濟寺，一草一木皆我手植，一顆一粒皆佛田所種，有甚故物是你的？卻來冒討！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師父不必著急，若沒有怎好來討？若有時卻也賴不得。」自利和尚道：「且莫說東西，連你二人我也認不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二人你雖認不得，淨壇使者豬八戒你豈認不得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淨壇使者認是認得。若說別個還不可知，若說那豬八戒，他倚著做了淨壇使者，每日只張著嘴吃別人，再有何物肯放在我處，叫你二人來討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淨壇使者別物有無，我也不知；是他這柄九齒釘耙，在西方路上降妖伏怪，誰人不知？難道他是無的！」自利和尚道：「他釘耙雖是有的，卻與我有甚相干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說已借與你，怎說沒有了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是哪個說的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就是淨壇使者自家說的。」自利和尚道：「既是他自己說的，何不叫他自家來討？卻要你二人出力！」小行者指著豬八戒道：「他也不是外人，就是淨壇使者豬八戒的嫡親兒子，叫做豬一戒，因重要到西天見佛拜求真解，故此來討。」自利和尚道：「我從不聽見說淨壇使者有兒子！如何假冒？」豬一戒聽見說是假冒便急了！趕上前，一把扯著自利和尚，笑道：「你這老和尚忒也懶，借了釘耙不肯還人，轉說我是假冒。釘耙事小，假冒事大，我且與你回去對會對會，看是假冒不是假冒！」自利和尚道：「誰管你假冒不假冒，只是他一個降妖伏怪的釘耙，我又不去求經，借他何用？」豬一戒道：「我父親親口說是借與你種佛田，為何欺心說沒有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若要借種佛田，一發荒唐了！莫說我這佛田是個名色，不過引人布施的意思，原不曾分耕種；就是分耕種，我聞他那釘耙有五千四百斤重，哪個有這些力氣去使他！你們想一想就明白了。」小行者看見老和尚白賴，因改口說道：「老師父說得明白，我們也是人傳說的；既不在老師處，我們去吧。」豬一戒還要爭執，小行者道：「呆兄弟，老師父這等一個大寶剎，難道賴你一柄釘耙不成！想是我們誤聽了。」自利和尚聽見小行者如此說，方歡喜道：「還是這位師兄通情達理，請坐奉茶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消了。」遂扯了豬一戒同出寺來。到了寺外，豬一戒埋怨小行者道：「明明是這和尚藏起，如何不問他要？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和尚既起欺心，又無對證，任你坐逼，怎肯又拿出來？莫若你躲在外邊，等我變化進去，打探著釘耙下落，再問他要，他便賴不得了。」豬一戒聽了歡喜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遂將身躲入林中。

小行者轉身回來，看見米倉裡許多米蟲飛來飛去，他就搖身一變，也變了一個米蟲兒，竟飛入寺內。只見自利和尚正在那裡叫徒弟把釘耙藏好。徒弟道：「釘耙藏倒容易，只怕淨壇使者自家來討，卻怎生回他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豬八戒若自來，我只躲開了不見他，他淨壇忙不過，哪有工夫等我。」徒弟道：「我們這佛田又不種，就是種，這釘耙又重，沒人使得動，要他也無用。何不還了他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你原來全然不曉得，我們做和尚的全靠有『佛田』二字聳動天下，怎麼不種？如今荒蕪了也是沒法。」徒弟道：「師父要種就種，怎麼沒法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種佛田與種人間之田不同。」徒弟道：「有甚不同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這佛田土地最堅最厚，地方看來雖不過方寸，肯種時卻又無量無邊；且惡草蔓蔓，非有此降妖伏怪的大釘耙來，哪可種得！」徒弟道：「既有釘耙，為何連年又不種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釘耙雖有，還少一個大力氣之人，所以暫止。聞說廣募山有一個苦禪和尚，甚有力氣，大可種得，我屢屢托人寄信去請他，他已許了來，尚未見到；他一來就佛田開墾起來，則我們這眾濟寺一發又興起了。」徒弟道：「就請他來一個人，能種得多少？」自利和尚笑道：「還虧你要做和尚，怎這等痴呆！佛田中事不過有些影響，只要有人在田上略鋤耕耘，便是苗而不秀，秀而不實，也要算做廣種了。」

小行者聽了忙飛出寺來，現了原身，與豬一戒將前話說了，大家歡喜，因算計自變作苦禪和尚，叫豬一戒變做一個鶚化道人，同搖搖擺擺走進寺來。香火看見問道：「二位師父何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快去通報，說是苦禪師父同鶚化道人來拜望。」香火進去報知，自利和尚大喜，忙走出來，迎入禪堂坐下。因問道：「哪位是苦老師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小僧就是。這位是敝同道鶚化道者。」自利和尚道：「久仰苦老師德望，無由相見，屢寄聲拜懇，日望降臨，今方得會，不勝欣幸；又蒙鶚師同臨，更感不勝。」苦禪和尚道：「本不當輕造，因承屢命，只得奉偈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也無別事，只因荒山有幾畝薄田，甚是膏腴，為天下聞名。不期名雖聞於天下，其實荒蕪久矣。」苦禪和尚問道：「既成膏腴，為何轉至荒蕪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有個緣故，只為這佛田土地堅硬，尋常農夫種他不得，必得一兩個大力量之人，方纔可當此役，屢屢訪求，並無一人。只聞得苦老師願行洪深，力量又大，故斗膽奉懇。若蒙慨然身任其事，將佛田種熟，這個功德卻也不小。不識二位臺意允否？」苦禪和尚道：「廣種佛田，正是我僧道之事，又蒙老師相招，怎敢推托！佛田在哪裡？我們就去看看。」自利和尚見二人允了，滿心大喜道：「二位遠來，且請用過齋看。」一面叫徒弟備上盛齋，飽餐一頓，然後領到後面佛田上去觀看。

苦禪和尚看了道：「這等膏腴田地，我等盡力種將起來，怕不收他千箱萬廩！但此田堅厚有力，不知可有趁手的田器？」自利和尚遂叫眾雜工去搬了許多鋤頭、鎬、鑿、犁耙之類，堆在他前，叫他二人觀看。二人看了笑道：「這樣脆薄東西，如何種得佛田？」因拿起來，長的擗做兩截，短的裂做兩半，其餘大大小小均擗得粉碎！自利和尚看了大喜道：「二位老師法力甚大，方是耕種佛田的羅漢，果然名不虛傳！幸我老僧收藏得一件絕頂大大寶物在此。」苦禪和尚伴問道：「是件什麼寶物？」自利和尚道：「老師休問，待我叫人抬出來與二位看，保管中意。」因吩咐徒弟們，叫七、八個雜工進去，繩索杠棒，吆天喝地的將釘耙抬了出來，放在地下，只見霞光萬道，瑞靄千條。豬一戒看見，滿心歡喜，忍不住跑到跟前，兩只手提將起來掂一掂道：「正趁手好使。」遂丟開架子，左五右六的舞將起來。舞到妙處，眾人一齊喝采。豬一戒然後現了本相，對自利和尚道：「你說不曾借釘耙，這是哪裡來的？」自利和尚看見是豬一戒，又羞又氣，又奪他不來，只得扯著小行者道：「苦老師，你怎麼叫他變鶚化道人來騙我？」小行者笑一笑，將臉一抹，也現了原形道：「你再細看看，我可是苦老師？」自利和尚看見，氣得目瞪口呆，話也說不出。小行者將手一撒，把自利和尚推跌在半邊，遂同豬一戒駕雲而起，道：「擾齋了！這釘耙等我們去西天求解回來，再借與你種佛田吧。」自利和尚忙爬起來看時，二人已冉冉騰雲而去。正是：

空裡得來，巧中取去。

不知此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